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楚辭概論

游國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 概 辭 楚

著 恩 國 游

書 叢 小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論概辭楚

著恩國游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 STUDY OF "CHU TZU"

By

YOU KUO 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B
五
四
二
分

楚辭概論序

近來我們常常歎息中國無好文學史，也有逡譯外人所著來充數的，也有雜鈔文論詩話來湊成的，也有攔入經學今古文之爭的，也有高論崑曲與國運之關係的。但這也難怪。第一，若未研究過西洋文學史，體裁必難盡善。第二，若不注重考證，取材必不可靠。第三，若不先從小部分做起，研究不易精審。因此，我們一方面力避前人的覆轍，一方面糾合同志作部分的研究——或分類，或斷代。斷代的如徐夢麟（嘉瑞）的中古文學概論，分類的如游澤承（國恩）的中國辭賦史。夢麟的已將上卷出版，澤承的尚在編著中。近來澤承因辭賦史中論楚辭的一部分材料特別多，與他部不稱，便讓他獨立，提出付印，叫做楚辭概論。我得有先讀稿本的機會，請得略陳我的『讀後感』。

自從屈宋到現在，已二千餘年了。然而真能懂得楚辭的，真能對楚辭盡相當的義務的，可說沒有。第一部差強人意的書，要算林雲銘的楚辭燈。此書雖陋，然砂石中未嘗沒有純金，只看讀者有沒有披砂揀金的能力。如清代蔣驥戴震們，便是從他得到暗示的。就我個人而論，考證楚辭的興趣也

由他引起的。現在澤承更進一步的作成數萬言的概論，可算是有楚辭以來一部空前的著作。不但可供文學史家的參考，且爲了解楚辭的捷徑了。

這書最大的特點，是把楚辭當作一個有機體，不但研究他本身，還研究他的來源和去路。這種歷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沒有的。前人以爲屈原是一個偉大的天才，突然從天而降，產生數十篇名著。但我們若仔細研究一下，便知屈原之所以爲屈原，不是偶然的。澤承曾指出三種來源：（一）北方文學；（二）南方文學；（三）楚國——民俗的，音樂的，地理的。其中以第三點爲最重要，澤承的敘述也最精確詳細。故就我看來，此書第一篇第四章是一段極重要的文字。至於楚辭的去路，如賈誼以後的模擬家，澤承也有公平的批評。前人愛模擬，對於七諫九思一類有形式無內容的作品，不忍加以申斥。而澤承則列舉他們的缺點，稱之爲『蒸溜水』。這一點，我們覺得他的論調並不太苛。這種歷史的研究態度，是此書第一個大貢獻。

這書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對於作者的事蹟，作品的時代和地點等問題，一步不肯放鬆。關於這些問題，我和他的意見大致相同，但也有各異的地方。例如大招，澤承便進一步指出『青色直眉』

一個證據，因為『以青爲黑』是秦時語。又如遠遊，他也進一步的引參同契來證明這種思想是戰國時所無的。又如卜居和漁父，他也補舉稱呼和形式方面種種疑點。這都是結論相同而證據比我更進一步的。此外與我不同的亦多，最重要的如離騷天問的時代與招魂的作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關於離騷的澤承一方面舉篇中文句爲證，一方面引史記、漢書、新序、風俗通爲助。旁徵博引，搜討頗勤，而離騷作於被放以後，乃成爲一種重要的主張。此外天問招魂方面，也很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這一種考據的精神，是此書第二個大貢獻。

這歷史的方法和考據的精神，便構成此書的價值。此外零星的意見，很多站得住的。最可注意的，是對於一二特別名詞的解釋，異常精確。澤承對於離騷惜誦二篇名的解釋，便是一例。他認『離騷』卽大招『勞商』之音轉，與後世『牢愁』、『牢騷』、『悵悼』相同。這一點確是發前人所未發的。他又釋『惜』爲『愛』。（呂氏春秋高誘注及廣雅釋詁）釋『誦』爲『諷諫』（說文及國語韋昭注）故說『惜誦就是好諫的意思』，較之舊說『貪論』、『惜言』等等，便高明的多了。此外如解釋離騷中『靈脩』與『哲王』的分別，解釋九歌中『靈』與『靈保』等名詞，以及篇

中言情與祈神之貫通，都別具慧心，使後之注家不能不採用。這種地方似乎無關闕旨。但文學史家要估計一篇作品的文學價值，非先了解內容不可；若要澈底了解內容，便不能不注意這些地方。我們如何能忽略呢？

以上略述此書精義所在，使作者的苦心不至埋沒，讀者也不至食而不知其味。或者有人要譏他疑古太鹵莽了，嫌他考證太偏重了，怪他批評太武斷了。但是，讀者們，當知疑古是我們的主張，考證是我們的方法，而所謂『物觀的批評』(Objective Criticism)原是世上所無的。鹵莽也罷，偏重也罷，武斷也罷，若說此書是了解楚辭的捷徑，或者不是過譽。

我書至此，不禁有一種感慨。回憶四年前，我和澤承尚不認識。那時他見了我在努力報所發表考證楚辭的文字，便特地來訪我。四年以來，時相過從，頗極攻錯觀摩之樂。現在他快要離北平了，我們都感到一種悵惘的別意。我即以這篇序文餞澤承，并希望他不要拋棄這種工作，繼續的努力，使全部辭賦史以至全部文學史早日出現，其貢獻於學術界當如何的重大呢！

陸侃如序於北平。

敘例

一本書原爲中國辭賦史稿上卷古代辭賦史之大部分，後因敘述過多，恐有篇幅不勻之累，故略加刪定，改名『楚辭概論』別行之。

一本書研究材料以王逸楚辭章句所有者爲限。但舊本篇次頗多凌亂，今略依考定之次序敘述，以符史例。

一本書考證十之七，批評十之三，非敢有所偏倚，誠以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歷史相同，時代與作者常多舛誤，故特詳加論次，以昭傳信之旨。

一本書第六篇『楚辭的注家』一篇，原爲列舉參考書目微意。但所列三十家，或坐原書散亡，或因坊肆罕有，搜訪至爲不易。茲特就已見所及並四庫提要所載，括其大凡，使好研究楚辭者得略窺原書旨趣。

一本書所引各書，多據原文，並詳注出處，以便尋檢；其未詳者闕之。

一本書作於甲子之秋，成於乙丑之夏，草草屬稿，經時閱歲，遷延至今，始付梓人；其間謬誤之處，自知不免，通人碩學，幸指正之。

一本書鈔寫之勞，頗承友人儲皖峯先生分任，作者至深感謝。

臨川游國恩識。

楚辭概論

目次

序

敘例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楚辭的名稱……………一

第二章 楚辭與北方文學……………三

第三章 楚辭與南方文學……………二一

第四章 楚辭與楚國……………三九

第五章 楚辭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四九

第二篇 九歌

第一章 九歌的歷史與分章……………六六

第二章 九歌的作者與時代……………七一

第三章 九歌的意義與藝術……………七八

第二篇 屈原

第一章 屈原傳略……………九三

第二章 屈原的作品……………一〇七

第三章 天問……………一一〇

第四章 離騷……………一二二

第五章 九章……………一三九

第六章 招魂……………一七五

第七章 大招……………一八七

第八章 卜居及漁父……………一九九

第九章 遠遊……………二〇一

第四篇 宋玉

第一章 宋玉傳略及其作品……………二一九

第二章 九辯……………二二九

第五篇 楚辭的餘響

第一章 總說……………二四四

第二章 賈誼及淮南小山……………二四七

第三章 莊忌及東方朔……………二五八

第四章 王褒劉向及王逸……………二七一

第六篇 楚辭的注家……………二七七

楚辭概論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楚辭的名稱

「楚辭」這個名稱，在西漢武宣之世已經成了一個專名詞。漢書朱買臣傳云：「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又王褒傳云：「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武宣時已經把楚辭和六藝羣書同樣的看待，那麼「楚辭」這個名詞至遲也該起自漢初。及至劉向校書，纔把屈原、宋玉、東方朔、莊忌、淮南小山、王褒諸人的辭賦，更加入他自己的一篇——九歎，合在一集，統名之曰「楚辭」。自此以後，楚辭纔有專書。

爲什麼叫做「楚辭」？隋書經籍志謂因爲屈原是楚人，故謂之「楚辭」。（東方朔、王褒等都不是楚人，而他們的作品也稱爲「楚辭」，這是體裁相同的關係。）又宋 黃伯思 翼騷序云：「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一些只羌諱」「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見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引）黃氏詮釋楚辭的定義是很不錯的。

但我以爲「辭」本是楚國一種韻文的名稱，漢人則稱他爲「賦」。何以見得呢？史記屈原傳云：「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班固 離騷贊序云：「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又云：「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悲悼。」由此可知楚國韻文本名曰「辭」，但他實際上與漢人的「賦」無異。（例如卜居、漁父兩篇純是漢人的散文賦；而司馬相如的長門、大人諸賦，又純爲楚辭的體裁。）所以屈原傳云：「乃作懷沙之賦。」漢書賈誼傳又云：「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後來班固在藝文志「詩賦略」中竟標「屈原賦二十五篇」與賈誼、枚乘、司馬相如諸人同列，可見漢人對於楚辭是一律當作「賦」。

看待的。

其後又有稱『楚辭』爲『騷』者，如昭明文選不把楚辭歸併『賦』類，而別標名曰『騷』；劉勰文心雕龍有辨騷一篇，是包括楚辭全體而言。他們以離騷一篇來代表一切的楚辭，後人往往沿襲其例，凡『楚辭』都稱爲『騷』，是不對的。這一層宋荆溪吳子良林下偶談已經說過。（見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引）我現在摘錄四庫提要一段話於後，以見『楚辭』稱『騷』之誤：

『襄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論楚辭，以『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蓋舉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矣。』

第二章 楚辭與北方文學

大凡一種文學的發生，必有許多原因，而且必須經過許久的醞釀。我想：這價值又高，影響又大的『楚辭』，不發生於漢魏，也不發生於六朝，而獨發生於戰國；不發生於文化發達最早的北方諸

國。而反發生於後起的荆楚。這其中因果關係，還得我們去仔細的找一找。

我現在從各方面看來，覺得『楚辭』發生的原因實在太多，歸納起來，約可分為三種：即（一）與北方文學之關係。（二）與南方文學之關係。（三）與楚國的關係。

如今先說頭一種：大概先秦之世，語言和文字有密切的關係，試看孔子論他的弟子們，把言語和文學並提，就可以知道。因為有了這個關係，所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傳記介子推的話云：『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又襄公二十五年傳引仲尼的話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又襄公三十一年傳記叔向的話云：『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可見古人的言辭是很重要的。——在個人固然重要，在國際上往來應對尤其重要。那時候文辭的功用，大抵是幫助語言說得有條理，說得漂亮。但是怎樣纔能够使語言說的有條理而且漂亮呢？唯一的法子就是多讀『詩』。所以論語載孔子教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這樣看來，學過詩，便會說話；沒有學過詩，便不會說話，可見學詩自然是幫助語言唯一的工具。而那時候行人往來，應對諸侯，又非語言不為功，所以孔子又說：『誦詩三』